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未來戰爭的藝術

(四)

蔡金等著

楊丹聲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術戰的來未

(四)

著等金萊
譯聲丹楊

著名界世譯漢

第六章 未來戰爭對於平民和軍隊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影響

丹麥約更孫教授

一 緒論

一切有關於心理學及精神與社會科學的現象，無疑地是十分繁複而且錯綜的，很不容易根據這些科學來研究，而得到可靠的結論。對於我，如果這三種科學所定下的原則不錯，似乎同樣確當地牠們更毫無可疑地表明整個人類以及各個階級底文化，不但祇依賴人民的道德的力量和精神的品質，並且要看他們的生活底環境狀態而定。氣候的不同，食物、生活程度、公共衛生組織和經濟狀態，以及遺傳、習慣、教育水準，所有的科學知識和直接地因牠而產生的技術發展程度——這一切共同組成一個很錯綜紛繁的整個，以致很不容易分析每一因素的影響，而將因與果分開。一切都是交織着的，而每一因素似乎各有牠自己的重要性與效果。因此，把一次未來的大

戰（世界大戰）對於那有關的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或能的影響作一確定的和詳細的述明，差不多成爲不可能。人所能辦到的祇是貢獻一點推想的理論，多少與那一切或能性相應。雖然斯賓格勒（Spengler）會那樣說，似乎在目前還不能根據社會科學和歷史推定可靠的結論。但是，一方面這裏面所含有的繁複性和錯綜性，雖使我們不能把這些條件正確地表露，或推測牠們在某些指定環境之下將取什麼形態，別方面正是這繁複性與錯綜性強迫我們深信任何未來戰爭決不會不影響到各國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態度。正如現代戰爭必將人類事業的各方面捲入漩渦，毫無疑問牠更必深切地影響到人民的精神與心靈。軍事作戰範圍愈廣，其期間愈長，影響亦愈大而愈久。這似乎是可以斷言的，唯一的可疑點祇是這種影響所將取的形式。戰爭對於人民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底影響，究竟是把牠提高或腐化；牠對於文化究竟是有益的還是破壞的？總之，我們所要知道的問題是：戰爭的影響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如前面所說，這一問題是差不多不能用任何確定的推斷來回答的。然而，根據過去大戰中的經驗來評判，也可以作某種推測，多少與或能性相合。對於將來的預測，祇有根據過去的事實，因此，

著者將首先設法表明過去世界大戰對於有關係的各國底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之實際的影響，從這裏再推測未來戰爭底相類的影響應該是怎樣，以圖回答上述的問題。在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我將把牠們分爲戰時的影響和戰後的影響，而在這兩個時間的類目之下，第一我將分論平民與軍隊所受的影響，第二則看戰勝國和戰敗國兩方各自的情形如何。

在實地進行按照上述討論這一問題以前，我要首先簡單地指出我從以得到我的結論的材料底來源。不幸，據我的見聞所及，直到現在，出版界內尚沒有關於世界大戰中和戰後時期的廣博的道德歷史或道德的統計，因此我便不得不專賴各方面單獨的研究底記錄。這種記錄的種類實在太多，使我不能作一完全的列表，祇能舉出那些最重要的來源。首先我應提到大戰底經濟的和社會的歷史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War) 這是一部正在被卡尼基世界和平基金團 (Carnegie World Peace Foundation) 印行着的偉大著作，但是需要再經過一些時間纔能完成，除此則爲各國公佈的統計表冊和各種個人研究的巨著，如武定斯基 (Woytinsky) 底世界在數字中 (Die Welt in Zahlen) 卷一——七，和魯道夫斯坦梅茲 (Rudolf Steinmetz) 底

戰爭的社會學 (Die Soziologie des Krieges) 此外我自然還應該加上許多關於世界大戰的一切一般的與特殊的問題和情況的論文小冊子和其他出版物，這些作爲時代底歷史 (documents humains) 之底注，其中所暴露的偏見、情感和誤述愈多，其價值亦愈大。最後，我必須指出在戰後出版的無數戰爭文學，如小說與回憶錄等。不必申說，當然這些關於各國在戰時與戰後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底知識之來源必須非常審慎地和批判去察看。但是這些出版物，綜合起來，給與我們一個一般的印象，其中許多細節，雖然也許仍可懷疑或未能明知，而一般地總應該可認爲正確。在以下的觀察中我將企圖描寫這個一般的印象。這些觀察分爲二個主要的總綱，把戰時與戰後人民的精神的與心理的態度分別表出。最後，在結束中再加上一節專門討論未來大戰的可能的影響。

二 世界大戰中精神的景況和心理的狀態

凡曾經歷過一九一四年戰事爆發時的情形的人們，決不會忘記那時所造成的極大的騷亂。正如一個死樣寂靜的，悶熱的夏天，暴風雨將要降臨之前，人的心理先呈着漸漸增加的半恐怖半

希望的懸望的感覺，那有關命運的一年底七月底和八月初，特別顯呈着不斷地增加的神經緊張，外交上的形勢每小時愈加嚴重着。空氣中似乎是充滿了電力，緊張一天一天地加甚。直到最後一分鐘，羣衆仍不信有歐洲大戰的可能，但是形勢的緊張使人不能不覺悟危險非常地嚴重，因而顯明地呈露着潛在的不安。當大家所害怕的宣戰最終成爲不能否認的事實之後，牠在最初的一刻，差不多竟成爲一種慰藉。懸慮是割斷了，人們誰也不知道這來到的戰爭將延長多久，牠將是怎樣的野蠻，或那因戰爭之爆發而帶來的痛苦將到什麼地步。在各交戰國，也許特別在德國，戰事的實現似乎竟被讚爲歡迎的解救。一切普通的每日生活中所含的艱苦困難都突然被忘記了，所有的意識都集中在各個國家的政府所公布的高尚目標之上：抵抗敵人防守祖國；保護國家榮譽、自由、民主或文化；嚴重地懲罰那些破壞和平的敵人等等。這是各國的心靈上所受的極大的打擊底第一階段，以後曾被不甚確切地稱爲戰時心理作用（war psychosis）。人人都以爲那將臨的戰爭，是一種刺激的和消遣的冒險事業，從其中可以得到許多榮譽和利益，無須忍受多大的痛苦，而且最要緊的是，這一冒險很快地便會過去，所以凡是想加入其中必須趕快以免錯過機會。自然也有

些心懷疑慮的人。但是大體上所有的青年們無不切望加入前線，他們的父母也同樣地熱忱地鼓勵着他們的兒子去加入這一高尚的冒險事業。那時所發現的健康標準底顯著的進步，顯示人民底一般的生命力有觸目的增進。甚至在監獄中疾病的發生也有減少，各國似乎都一般地更加健全起來。尤其在前線的軍隊中，戰爭之增加健康的效果特別顯著。曠地的生活帶來了一種原始的安適意識，以及常常發現一種不能以別種方法解釋的愉快。從營房中的無數瑣碎的職責解放出來達到前線之後，比較上似乎免除了許多道德上的責任，這給與人們以一種獨立和自由的感覺。這種感覺與羣衆底普遍的熱忱合併起來造成一種快樂的精神的空氣，這種空氣很能表現人民中道德力量的增進（參考仲馬和愛密，戰爭底神經和心理 *Dumas et Aime, Nevroses et psychoses de guerre, 1918*）。毛奇伯爵底有名的宣言：『戰爭引出最高尚的美德、勇敢和自制，對於責任的忠忱以及隨時的準備自我犧牲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似乎是確切地適合這種情形的，因此每日生活底平凡的唯物主義竟被最高的理想主義吞沒了。

自然這一快樂的和適意的描寫，祇表明了戰爭心理的一方面。與這一深刻的感情作用之覺

醒並行着發生了知識作用底嚴重的衰弱。這一衰弱引起對於一切各種狂想和謠傳的信任與接受，只要牠們正好與支配的希望或恐怖底感覺相協調。對於一切事件，事實或作任何正確的和公平的判斷所不可少的批判的反省，被輕信性和感情的自欺性驅逐了。人人都接受了一條定律：自己的國家無論如何是站在是與非的界限底正面的，敵人則永遠是作惡者，必須用任何代價來打倒。牠必須被打倒，不然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同胞以及他的國家將暴露於敵人所給與的可怕的恥辱和傷害之下。一方面，對於己國的力量和自己的領袖們的信仰和勇敢自然無疑地是戰爭心理底產物；可是別方面，恐怖、憤怒和仇恨也顯然地無可辯難地是戰爭心理的效果。在每一國家的新聞紙上事實莫不被有系統地歪曲，敵人莫不被不名譽地誣蔑，這正是各政府所容忍甚至鼓勵的。〔在彭孫貝的戰時的虛偽 (A. Ponsonby: *Falseness in War-time*) 中，有關於這些事件的有興趣的，有證據的收集。〕

因為要造成和維持戰鬪精神，那是在作戰上所必需的因而便被認為是優良和應有的，不惜利用下列的手段：第一、把戰爭的全部罪惡推於敵人身上；第二、把戰爭的理由和目的理想化，越高

尚越好；第三、用各種方法加敵人以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罪惡，使敵人在己國人民心目中越可恨越好。這一切行為祇有唯一的目的，即把己國的目標擡到天上，而激起對於敵人的仇恨和輕蔑。那被推崇為高尚的對於己國底簡單的心理崇拜，事實上不但是愛國心理也是仇恨敵人的心理底產物；對於自己的同胞、文化、文明、自由、民主等底熱愛以及戰爭美德，祇有用減低道德標準為代價纔能發展。任何行為在平時和戰時如果施於己國的人民必被認為是犯罪和野蠻的，假使施於敵人則成為過分的愛國美德，而因此必須被赦免或竟被獎勵。但凡可以想像得到的方法均被利用來使人民對於敵人滿含不信任、輕蔑、暴怒和殘忍心；而任何根據真確的事實來達到公平的結論的企圖，必被目為叛逆或竟至被懲（參考羅素的戰時的正義（Bertrand Russell: Justice in War-time, 1916））。總之，那時倫理的價值有兩個標準，因此在己國人民中成為美德的，到了敵人中便成為罪惡，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阻止對於事實底不偏頗的討論。這些方法的成效愈大，人民的精神的和心理的態度似乎愈滿意，而堅持作戰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得勝利的意志也愈加堅強。

然而戰爭儘管延長下去，一切迅速地結束的希望均消失，人民的心理的態度便完全變更了。到處快樂的自信力和熱忱均變爲苦痛。社會的情形日漸惡劣下去，這種苦痛的心理愈加顯著，常時引起頹喪與失望。對於愛國熱忱的第一個打擊，是在人民開始聽到友人或親屬們戰死或受傷的消息的時候。這給與那一般的戰爭高尚性以一種嚴重的打擊。但是，無論如何這種打擊總祇好算是私人事件，（大都在最初的期間）在人民的心理中是被光榮化作爲『英雄的事業』（a deed of heroism）『英雄之死』（a hero's death）『或英雄的犧牲』（a heroic self-sacrifice）的。這裏的結果倒不是使戰鬪意志弱減，反是激起仇恨的感情和報復的志願。直到戰爭延長下去而那不可避免的麻木和頹喪發生之後，人民的態度纔有一部分變動，雖然仍在努力用一切方法來阻止戰鬪情緒的衰亡。在平民中，和軍隊一樣，均顯呈了一種漸增的麻木性，如果不是感覺底實際地粗率化。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平民中這一變動更加容易看見。因爲兵士似乎應該粗率到某種程度，而且自然是會那樣的，但是同時那共同的危險在兵士中造成了一種堅強的友愛同情的感覺，有時甚至伸展到敵人方面。按照許多專家的意見，從心理學的觀點看來，這種感覺正成爲兵士

的內心力量的最重要的來源，而幫助兵士們使能忍受戰場所受的痛苦和危險。然而這種友愛的精神僅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一部分表現。與牠並行着，發生了一種日漸增加的對於他人的生命之漠視，顯呈了一種自我主義的淡漠和殘忍性，以致減低了一般的道德標準。前線生活之會這樣地影響兵士是自然的形勢。無數身經戰爭者所作的報告，均完全地證明這種情形。在這裏祇須舉出一個例證：『街道上和田野上滿躺着屍身，常時是非常可怕地血肉狼藉着，但是我們決不可因死者而動心；我們祇當牠們是沒有在那裏地前進着。一切人道的感覺都消失了。我們祇有一個意識：『前進』』(Barbus)。顯然地，在前線是沒有給柔和的感覺和敏銳性以餘地的，而一般的情形均能使人的情感魯鈍化，否則那種生活將使人不能忍受下去。這樣，魯愛生(T. Ruysen)於一九一七年在心理學和精神評論(*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中所發表的動人的文章，危險中的一個觀念(*An Idea in Danger*)，在裏面他普遍地論及一切人道主義的觀念(humanite-humanitarisme-humanisme)，是很應該的。戰事開始之時熱忱已經與各個國家的目的密切地連繫在一起，自然在戰爭繼續下去的時候，同情和爲人設想的感覺會更加縮

入更小的圈子內。日常的舒適，甚至連每日生活的必需品，漸漸更加難以維持，人民祇得更加陷入純粹的自私的鬭爭，在這種鬭爭裏，每人均不得不爲自己和家屬爭取所有的一點物品之一部分。戰爭末期中，掠取財產的案件之顯著地增加，即是這個趨勢底觸目的證明。這種趨勢更以另一形式表現。在一切交戰國中，人民所呈露的不能滿足的對於娛樂和消遣底追求，也正是那很大的情感上的傷痕和日常生活之困苦底反動。鮑姆卡登（Otto Baumgarten）所敘述的德國人民感覺粗率化的情形，在其他國家中也未常不是一樣，雖然也許沒有那樣地獷暴。

『從戰爭得到使人情發生深刻化和簡單化的效果底希望，已因企圖譏笑他人的困苦和艱難而喪失了。當前此所習的生活方法，因食物封鎖的原因，祇餘少數人尙能够享受的時候。這一形態與目前形勢之可怕的嚴重性相對照，結果產生了情感的粗率化，這一粗率化更轉而引起麻木的放任態度。因供給自己與家屬的生活之需要便產生了無理性的搶奪，這祇能認爲是平凡無奇的，因爲很少人能抵抗這種誘惑。這種行爲不可免地對於那種視他人有同樣的權利和更大的困難底優良的推己及人的情感有不良的影響』（Der sittliche Zustand des deutschen Volkes

unter dem Einfluss des Krieges, 1927)。

關於這可以把那性事件上的完全反常的情形舉出作為一般的徵象。不錯，即在戰前已有趨於較大的性的自由底切實的傾向。但是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這一問題，誰也不能否認在戰時這一傾向之發展更快得多而有時竟流入荒淫。長期的離開家庭使兵士們常常嫖娼，比較平時不知多若干倍，而那獨守空閨的妻在長時間中亦每不能抵抗誘惑。其結果是習俗的道德標準大大的減低，而因一般的住宅之缺乏危險性也更增加。平常的家庭生活多少均被完全地打碎了，而不顧一切地去滿足過度估計的願望日漸成為不足為奇的事件。同時因食物之日益缺乏和衛生狀況之不良，亦使人的道德的抵抗力弱減。要之，一方面道德和心理狀態與別方面社會情形和衛生狀況之間的密切關係，顯然地呈露在我們面前。似乎戰爭不但需要消耗鉅量的物質資源以致人羣的每日生活所需均因而犧牲，而且牠所吸取的精神力量更多，以致差不多沒有什麼遺留着來維持後方平民底道德標準；還有一個事實可以證明上述的物質與精神底相互依賴性：當物質上的痛苦日漸增加，人民的精神上亦大受損失，直到最後他們陷入無生氣的疲倦，認戰爭為命運所預

定的不可避免的災亂，這種災亂他們不得不經歷千辛萬苦去忍受，因為他們除了戰鬪到底之外毫無他法。

最後休戰之給與雙方以安慰而被歡迎，自然無足驚異。這使牠們感覺一件重大的壓迫已經除去，前此和平時期的常態生活將重復降臨，而因戰爭受到的鉅傷將漸就平復。然而，正如大家已經知道的，這些深信不疑的希望是不能實現的了。相反地，各個筋疲力盡的國家中並沒有再建設，物質上與精神上均沒有再造，反之，戰爭所釋放出來的惡勢力從此方開始使人們感到牠的影響。直到這時候大戰中所種惡因方開始結果。這不但祇涉及戰敗國，即勝利者亦不能免除其影響。可是，因為戰敗國所生的反應更為嚴重，後面我們將把兩者的情形分別討論。

三 戰後時期中精神的景況和心理的狀態

人類從來沒有受過像大戰之後那樣痛苦的失望，因為所有期望於和平的救濟，完全被證明為虛假。中歐各國曾誠心地信仰威爾遜總統和他的十四要點。牠們希望着，雖然牠們免不了擔負那一切嚴厲的和重大的條件，牠們的地位將不至於十分無望，牠們一定能漸漸地療治牠們的傷

痕，恢復牠們的力量。別方面各協約國則深信牠們的勝利能帶給牠們以極大部分的勝利者應享的幸福。但是不久便立刻明白地呈露出來，這兩方面都是同樣完全地錯誤，而且自然是失敗者先發現牠們的失望。我的任務並不是來描寫這些國家內部的混亂的政治形勢，但是在這裏我仍需要把牠們提出來，因為牠們是所有社會的和經濟的組織之一般的崩潰底產物，和公眾心理底奇怪的安定之結果，這種不安定的心理是戰後所發生的諸危機時期底特徵。

在一個缺乏給養、住宅、金錢，以及任何生活必需品都極難找到的國家，顯然地大隊士兵的復員（demobilization）祇能引起非常紊亂的狀態。同時，很有充分理由地，人民開始詢問那到處宣傳的高尚目的，那要求最大的犧牲，而因為這要求人民曾無條件地供給一切的高尚目的，牠最後究竟給與了人民一些什麼東西？這使一切事物更加陷入惡劣的狀況。除此以外，更加上領袖人才之整個的缺乏，那些高聲宣傳這些高尚目的的大人物現在都寂靜無聲地設法藏躲起來，其不可避免的結果乃造成到處的失望與紊亂。那些被克服的中歐國家，自己覺得變成無保護的犧牲，被神人所棄而陷入那無理性的敵人掌握之中。牠們所受的嚴厲的懲戒和罰款，似乎是與牠們的被假

定的罪惡不相稱的，而且簡直不能擔受。牠們覺得自己是被欺騙，被出賣了，而且，正當那可以有利的引導牠們得到一種了解的時候，都在牠們身上更推上道德的罪名以作爲勝利者底不可能的要求底根據，因此那機會遂完全失去。似乎牠們所已受着的飢餓和痛苦還不够似的，這些被克服的國家更被加上污蔑的符印，被奴視，被嘲笑，而從這種無望的狀況之下牠們似乎竟無可逃避的餘地。當人的勞動底果實早已被預定歸入勝利者的掌握的時候，誰還想要努力呢？這種一般的失望之會把各階級的人們驅入追求無限制的荒淫以忘卻一切是不值驚異的。有一時期中道德的標準陷落到更低。除了自求生存與令人生存之外，牠們還有什麼選擇？這一杯的苦水是必須飲盡最後一滴的，牠們毫無別條道路，牠們對於以後的安樂日底希望祇是空洞的幻想了。

因爲要簡括地表明那時形勢底嚴重性，我想着重以下幾點。在那些普通認爲是代表現代文化的上層和中層階級內，生活程度是一貫地下落。在一九二二年，無數這種家庭均生活在戰前生活率底十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以下。生活的需要使他們不得不減少家中的房屋間數，以至普通一家中除每人必需的住室之外，祇有一間爲共同日常生活之需。冬日因爲缺乏煤炭，多數的房屋